

# 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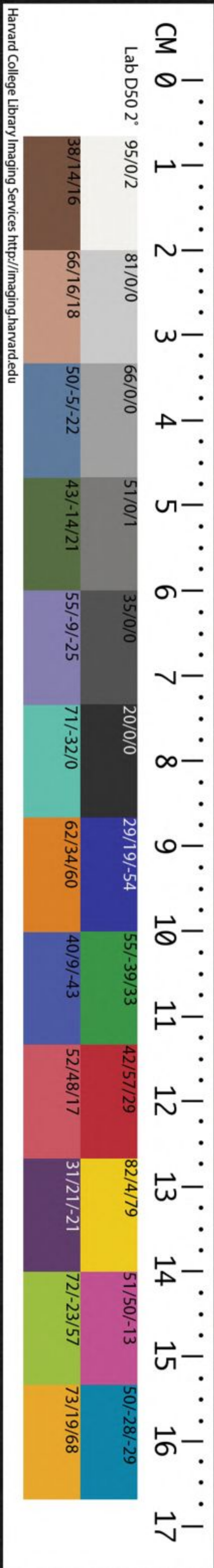
## 卷一百七十四之七十六



59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修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  
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  
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  
為且許黜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

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二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

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錄囚延安逮繫註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爲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脩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

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畧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安

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爲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

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  
不厲春容盛大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蓋自延  
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  
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  
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  
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  
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  
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  
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  
得者每爲愧耻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勲顯行盛德

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  
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爲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  
得也時高麗潘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  
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  
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卽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  
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  
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  
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  
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  
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壩圻城

郭貫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以才行見推擇爲樞密中書掾調南康路經歷擢廣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會例格授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三十年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德初遷湖北道言令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婦國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五年遷江西道賑恤饑民有惠政入爲御史臺都事八年遷集賢待制進翰林直學士奉詔與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別速合徹里帖木兒往

鎮高麗十一年召爲河東廉訪副使至大二年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廉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因賜貫瑪瑙數珠金織文幣入爲吏部考功郎遂拜治書侍御史四年除禮部尚書帝親書其官階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擢淮西廉訪使尋留不遣改侍御史俄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爲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祐二年召拜中書叅知政事明年陞左丞加集賢大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宜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

子賓客謁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爲集賢大學士尋致仕泰定元年遷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以疾卒年八十有二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蔡國公諡文憲貫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寶碑額多出其手云

夾谷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由馬紀領撒曷水徙家於滕州之奇少孤舅杜氏携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擘授濟寧教授辟中書省掾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權臣有隙

特遣使覈其財用而之奇職文書亦被按問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擢之奇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僉江北淮東至元十九年召爲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爲令式歲大旱有司議平穀價以遏騰涌之患之奇言莫若省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期二十一年遷左贊善大夫時裕宗爲皇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甚優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併爲一職詔集羣臣議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

諸路發擿姦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弗便事遂寢

與諭德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日正心二曰睦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八曰尚友九曰定律十曰正名會皇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憂以吏部尚書起復屢請終制不許明年卒之奇慮識精審明於大體而不忽細微爲政卓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自以爲不及爲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劉賡

劉賡字熙載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祖肅爲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遷應奉翰林文字辟爲司徒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六年奉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陞學士至大二年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林爲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



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皇慶元年遷集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爲承旨六年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尋又入翰林爲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祿大夫會集議上尊號賡獨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賡又與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爲朝廷所推云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強遼金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嘗官于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絕人篤志于學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其學遂於性理而尤以誠爲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爲有道之君子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爲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尚等爲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史不赴除秘書監丞出知薊州爲政以寬簡得民情裕宗在東宮召爲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旣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

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  
居民屋有尚屢以爲言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  
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於是有尚陞國子祭  
酒儒風爲之丕振二十七年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改元  
復召爲國子祭酒尋除集賢學士兼其職頃之遷太常  
卿又遷集賢學士八年葬父還鄉里已而朝廷思用老  
儒以安車召之于家累辭不允復起爲昭文館大學士  
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  
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  
慤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  
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爲尊以  
躬行爲務悉爲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壹遵衡之  
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爲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  
猶如昔之宗衡也有尚旣以年老力請還家朝廷復頒  
楮幣七千緡卽其家賜之卒年八十六賜諡文正

郝天挺

子佑附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  
父和上拔都魯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爲河東行省  
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遺山元  
好問以勲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俾

執文字備宿衛春宮裕宗遇之甚厚建省雲南選官屬  
遂除參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尋陞參知政事又擢陝西  
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爲吏部尚書尋除陝西行御史  
臺中丞又遷四川行省參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  
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  
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  
汝肯言耳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  
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  
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閻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  
書省之弊遂成皇慶之治又出爲江西河南二省右丞

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  
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  
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  
言旣出臺臣皆以爲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口惜  
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  
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俾均逸于外拜河南行省平章  
政事時河南王卜憐吉反爲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  
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天挺嘗脩雲南實錄五卷  
又註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子佑字君輔小字朶

魯別台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拜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

### 張孔孫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爲金人所并遂遷隆安父之純爲東平萬戶府叅議夜夢謁孔子廟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今名旣長以文學名辟萬戶府議事官萬戶嚴忠範之兄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聘孔孫以母老不應時汴梁旣下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而已世祖居潛

邸嘗召樂師至日月山觀之至是徐世隆奏帝宜增設宮縣及文武二舞以備大典因詔徐世隆爲太常卿而孔孫以奉禮郎爲之副以董樂師肄成獻之京師廉希憲居政府辟爲掾及安童爲相尤禮重之授戶部員外郎出爲南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謂今以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効戰贖死朝論采之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怒龔乙建言興銀利發其墳墓而燒其家燒死者三人有司以真圖財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遷浙西提

刑按察副使改同知保定路總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  
御史臺事至元二十二年安童復入相言于帝曰阿合  
馬顥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  
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  
禮部侍郎尋陞孔孫禮部尚書擢燕南提刑按察使二  
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仍爲使蒞治于大  
名一以所沒贓糴粟五千斛賑饑民拜僉河南江北行  
中書省事亡何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學校有獻  
故河隄二百餘里于太后者卽上章謂宜悉還細民從  
之擢准東道肅政廉訪司使因讞獄鹽場民尹執中兄

弟誣伏爲強盜平反之召還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  
商議中書省事丞相完澤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  
和禮霍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  
事其畧曰蠻夷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  
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放宥獻鬻寶貨不可不爲  
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  
約官冗吏繁不可不爲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  
帝悉嘉納之賜鈔五千貫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  
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革  
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又宜

增給官吏俸祿脩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洒掃戶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顏和禮霍孫與廉希憲等各宜贈諡久之請老還家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終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二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春坊直學士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謹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

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  
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  
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弘範卒喪畢世祖召見親  
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又歷行陣  
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常見不知出此厚賜而  
遣之徧及其從者十九年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省檄珪  
討之士卒數爲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  
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  
朝時朝廷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  
叅知政事張瑄領海道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

珪珪曰見上當自言之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  
瑄所宜言遂尋不罷命爲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  
言珪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不然  
是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  
鎮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卽位行院罷大德  
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卹孤貧罷  
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奉  
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  
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將發之  
事干行省有內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賂遺近臣妄

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僉樞密院事入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卽位召拜太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事辭不就尚書省立中外洵洵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卽日召拜中

丞至大四年帝崩仁宗將卽位廷臣用太皇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悟移伏大明旣卽位賜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悅拭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修宰相



之職帝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  
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正之皇太后以中書右  
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叅知行省政事珪曰  
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爲外  
執政車駕度居庸失列門傳皇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  
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  
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卿別時  
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叅議中書  
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丁母憂  
廬墓寢苦啜粥者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

御衣至治二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  
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丞相拜住問珪曰宰  
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  
冬起珪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旣復爲丞相以  
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留守賀  
伯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  
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  
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寃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  
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  
書平章政事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三年秋八月御史

大夫鐵失既行弒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執符  
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既皆伏誅鐵木迭兒之子  
治書侍御史鎖南獨議遠流珪曰於法強盜不分首從  
發冢傷尸者亦死鎖南從弒逆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  
活之耶遂伏誅盜竊仁廟神主時叅知政事馬刺兼領  
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以叅政遷左丞姑曰敘進  
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  
靈命遂不下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灾  
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  
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

之其議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  
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  
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  
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  
蒙蔽保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  
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已者巧飾危間  
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賊敗諂附權姦失  
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  
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  
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傳 五  
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  
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  
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其禍立至權勢日  
熾中外寒心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  
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惡什碑  
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  
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  
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  
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鐵木迭  
兒之姦惡者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鐵木迭兒家產

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所以  
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弒逆君相遇害天下  
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  
辜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兀魯思  
不花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  
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  
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弒逆之  
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書曰惟辟  
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臣下所得

盜用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覲幸赦恩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既縱肆將無忌憚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累朝典憲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卽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強收鄭國

質妻古哈貪其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逮鞠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爲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爲政古人有言一婦街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卽非細務臣等議宜以卽烈不花付刑曹鞠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買大抵皆時貴與幹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

且十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卽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戶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爲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土不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

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爲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羣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初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枉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

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  
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卽與再罹斷沒  
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  
賜者則人無冤憤矣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立  
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  
遇朱太醫妻女故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  
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弗就鞠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  
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  
命有司鞠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寃滯不無方今盛夏  
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

讞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  
病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  
鄉者歸骨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  
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  
蠶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  
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  
州路事塔察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初設提舉司監採  
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暗都  
刺冒啓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  
遣歸民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鐵失弑逆之變

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秃古思皆以無罪死未  
褒贈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  
東平及賈禿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  
者優敘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寬  
抑者其實以聞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  
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人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  
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  
汰冗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  
陞勅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  
實緣保祿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

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  
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  
成憲若復循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卽與詔  
旨異矣臣等議宜勅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  
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勅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  
減併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  
得濫入常選累朝幹耳朶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  
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  
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

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日明年卽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筭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已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旣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

忌日黜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闊端赤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



役民放牧始至卽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蠶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馳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關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爲令兵戎之興號爲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始者刼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

罷冗兵明勅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駐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窳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

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見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徭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徃役且處之官寺

宜清淨絕俗爲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没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旣傷財用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勲勞效

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臣等所言弒逆未  
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  
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  
下裁擇以荅天意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  
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  
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  
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  
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  
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  
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泰  
定二年夏得旨暫歸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  
至帝曰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  
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  
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賑之拜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  
其誠病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  
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嘗  
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

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儻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溥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爲掾不赴調晉原縣士簿又辭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一見奇之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

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武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

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  
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  
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  
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  
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此者  
實孟啓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謀繼大統成后爲  
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刺哈孫荅刺  
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  
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  
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

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  
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  
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時  
哈刺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  
疾絡繹不絕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其脉衆  
以爲醫乃不疑之旣得知安西王卽位有日還告曰事  
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  
之人皆不能決惟曲出伯鐵木兒勸其行或曰皇后深  
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  
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

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合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旣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闢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下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于市者召之至孟出

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形且劓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隨以定仁宗監國使孟叅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

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不爲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鸞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卽位有言于帝曰內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仁宗爲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耶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甚

友愛感其言卽命搜訪之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爲已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

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僧道士旣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寃死者復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爲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爲私惠孟言貴

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爲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勅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常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



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  
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平章  
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還  
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因請  
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  
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  
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  
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  
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  
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復拜

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爲監試官七  
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  
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  
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閒禮遇尤厚延祐七年仁  
宗崩英宗初立太師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  
附已讒構誣謗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  
士嘉議大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  
學士劉賡來慰問卽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  
日供職舊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  
耶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輩謂

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于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九年卒御史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孟字量閔廓材畧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爲文有奇氣其論必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橐家無幾存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爲鐵木迭兒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褚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爲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爲禮部令史仍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

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常殺人其黨暴戾爲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寘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德仁宗在東宮召爲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旣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浩于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

時相意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歎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多二曰刑禁太踈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構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尚書省罷召爲右司都事在堂邑時其縣達魯花赤嘗與之有隙時方求選養浩爲白宰相授以美職遷翰林直學士改秘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

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効奚勞謝爲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英宗卽位命叅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卽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諫其畧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旣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罷之仍賜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

部尚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書召又辭改淮東廉訪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旣聞命卽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則賑之死者則葬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卽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伍

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卽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敬儼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官至叅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其仲子也幼不爲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薦爲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受知於廣平王月呂祿郡演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未赴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豪縱不法適儼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誅權貴多以賄敗連坐獨儼不與大德二年授吏部主事改集賢司直會湖湘有警丞相哈剌哈孫荅刺罕奏儼奉詔恤民且觀釁甚稱旨意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故郡守子當以廕補

官繼母訴其非嫡者儼察其誣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  
監察御史時省臣有旣黜而復收用者叅預官巧佞與  
相比周以黷貨撓法卽日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  
司交章相攻擊事聞命省臺遣官往治之儼與阿思蘭  
海牙偕行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七月遷中  
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賈人有以運糧供餉北邊  
而得官者盜用至數十萬石以利啗主者匿不發儼按  
徵之以輸邊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辭已而父卒旣  
終喪復入御史臺爲都事中丞何其與執政有隙省議  
欲覈臺選之當否儼曰邇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

別之邪語聞議遂寢江南行御史臺與江浙省爭政事  
聞儼曰省臺政事風化本原各宜盡職顧乃以小故忿  
爭而瀆上聽乎建康路總管侯珪貪縱事敗儼亟遣官  
決其事及其夤緣近倖奏請原之命下已無及矣武宗  
撫軍北邊成宗昇遐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預鞠問  
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爲右司郎中武宗臨  
御湖廣省臣有僞爲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  
詰之曰汝守方面旣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  
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爲災民多因饑爲盜有司捕治論  
以真犯獄旣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

得已非故爲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  
減死者甚衆至大元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治書侍御史先是儼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  
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  
劾場官之貪汚者法旣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  
河南行省叅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歲入常額儼以  
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爲已非宰  
臣事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爲戶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  
省弊政儼言遽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  
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太

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有司  
發其奸賊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郡大火焚數千家儼  
令發廩以賑貧餒取憲司廢堂材木及諸路學廩之羨  
者建孔子廟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舊  
俗民有爭往往越訴于省吏得金緣爲奸利訟以故繁  
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遂簡詔設科舉儼  
薦臨川吳澂金陵楊剛中爲考試官得人爲多其年冬  
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不赴四  
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月召爲侍御史十月遷太  
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脫歡荅刺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廣

省臣以賊敗儼一日五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卽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諭之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叅知政事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見禮遇如此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臺臣亦以爲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爲令六年告病賜衣一襲遣醫視療儼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乃

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治元年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卽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爲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徵爲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儼令使者先返而挈家歸易水九月帝特署爲中政院使復賜酒召之乃輿疾入見賜食慰勞親爲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



餘年痺不能行猶劬書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  
而至不祿柰何汝曹當清白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冠幘  
端坐而逝贈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  
諡文忠自強朝散大夫禮部員外郎儼有詩文若干卷  
藏於家叔祖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爲  
中都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今行  
于世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終

元史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三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直郎春坊右丞元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曹伯啓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  
問學至元中歷仕爲蘭溪主簿尉獲盜三十械狗諸市  
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  
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啓讞得其

情遂坐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  
昂霄廉訪使王侯交薦擢拜西臺御史改都事關陝自  
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建祠立學以表其績朝議  
是之涇陽民誣其尹不法伯啓覈實抵民罪四川廉訪  
僉事闊闊木以苛刻聞伯啓糾黜之延祐元年陞內臺  
都事遷刑部侍郎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召刑曹官  
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爲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  
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雖甚怒莫之奪也宛平尹盜官  
錢鐵木迭兒欲併誅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八番帥  
擅殺起邊釁朝廷已用帥代之矣命伯啓往詰其事次

沅州道梗伯啓恐兵往則彼驚將致亂乃遣令史楊鵬  
單騎往喻新帥備得其情止奏坐前帥擅興罪邊民以  
安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爲  
欺罔累贓鉅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爲之游  
言最後伯啓往其人已死喻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  
徵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  
官爲徵之諸受賂者皆懼而潛歸賂於其子爲鈔五百  
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卽列上與免之出爲真  
定路總管治尚寬簡民甚安之延祐五年遷司農丞奉  
旨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 傳 二  
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失者有罰歸  
報著爲令尋拜南臺治書侍御史因言揚清激濁屬在  
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加論可也今訟冤  
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俄去位英宗立召拜山北廉  
訪使時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史觀音奴等以歲饑請  
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  
是不可以不諍迺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  
帝爲之悚聽俄拜集賢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  
定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  
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

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啓除浙西廉訪使  
不果行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矚人賢之表所居  
爲曹公里伯啓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名士  
尤多爲侍讀學士考試國子首取呂思誠姚綬雲南僉  
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啓具其事  
書于太史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枉  
進擢風憲其好彰善率類此天曆中起伯啓爲淮東廉  
訪使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啓喟然曰  
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命者因  
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至順三年長子震亨卒于毗

陵伯啓往拊之明年二月卒于毗陵年七十九有詩文  
十卷號漢泉漫藁續集三卷行世子六人孫十人皆顯  
仕

李元禮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資性莊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  
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太祝陞博士定撰世祖聖  
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  
尊諡議稱頌功德體制溫雅請諡園丘升祔太室禮文  
多其所詳定元貞元年擢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  
二年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曰

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係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  
官御史職當言路卽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  
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旣  
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  
廢耕織百物踊貴民有不聊生者矣伏聞太后親臨五  
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  
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  
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徃復暑途數千里  
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

及二也今上登寶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法正當兢業持盈之日上位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奇寶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而一心致敬亦不爲怒今太后爲國家爲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昭受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

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詣架閣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賫其章勅右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皇帝在時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彧與萬僧面質於完澤不忽木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完澤等以章上聞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以疾卒贈亞中大

夫翰林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子端仕至禮部尚書

王壽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穎敏嗜學長以通國字爲中書掾旣而用朝臣薦入侍裕宗眷遇特異至元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陞吏部郎中二十四年分置尚書省遂革二十八年罷尚書省歸中書復任吏部郎中以瘠康里不忽木柄用當道卽自免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赴元貞二年出爲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大德二年不忽木爲中執法復棄官歸三年授集賢直學

士秩滿就陞侍讀學士俄擢御史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六年二月召壽奉香江南徧祠嶽鎮海瀆密旨去歲風水爲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採聽人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爲

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九年叅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吏部尚書十一年武宗卽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幾更拜左丞俄復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臥疾求代三年夏遷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秋九月卒年六十明年贈銀青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薊國公諡文正

王倚

王倚字輔臣其先東萊人也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爲宛平著姓富雄閭里倚爲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儀觀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卽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是時官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統屬乃拜倚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

東宮官屬以倚爲家丞又置備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事而苟竊祿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授禮部尚書以疾辭明年卒年五十三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太原郡侯諡忠肅子二人鵬異樣總管府總管

劉正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也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悉得課銀辛旣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轉樞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



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乏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爲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稟命豈不可乎帝釋之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伯崔斌有隙誣以盜官糧四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按其事獄弗具阿合馬復遣北京行省叅知政事張澍等四人雜治之竟寘二人于死正乃移疾還家十八年徵爲左司員外郎十九年春阿合馬併中書左右司爲一遂爲左右司員外郎三月阿合馬敗火魯霍孫爲右丞

相復爲左司員外郎謁告歸九月中書傳旨捕正與叅政咱喜魯丁等偕至帝前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合馬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車駕還內俱械繫于闕東隙地踰數日姦黨多伏誅復械繫正于拱衛司火魯霍孫曰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二十年春樞密院奏爲經歷陞叅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桑哥旣立尚書省擢爲戶部侍郎陞戶部尚書嘗舉覈河間鹽運官虧課事幾陷于罪乃移疾歸二十八年桑哥敗完澤爲丞相復擢爲戶部尚書陞叅議尚書省罷仍叅議中書省事湖南馬宣

慰庶子因爭廕不得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誣罪之仍官其兄濟南張同知子求爲兩淮運使正知其不稱弗與張遂作飛語構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廕事在左司叅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寧無私乎正辨拆明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爲侍御史中書省奏爲吏部尚書已而復留爲侍御史遷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大德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爲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右丞忤兀突魯迷失請征緬正以爲不可俄俱被徵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季秋則

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拆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貳二百七十萬索白銀百錠比四年得貳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千錠七年秋還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十月改江浙武宗卽位召爲中書左丞陞右丞二年立尚書省懇辭還家仁宗卽位召諸老臣入議國事正詣闕言八事一曰守成憲二曰重省臺三曰辨邪正四曰貴名爵五曰正官

符六曰開言路七曰慎賞罰八曰節財用會行赦改元  
集議行之仁宗初政風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  
居多累乞致仕不許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  
事時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  
不可弗從歲大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燮理非  
其人姦邪蒙蔽民多冤滯感傷和氣所致有旨會議平  
章李孟曰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忽  
都不丁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臧否特政可還詰之正  
言臺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孟搖  
首竟如忽都不丁言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廉訪司權  
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平章忽  
都不丁李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也事  
遂寢延祐六年卒後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柱國趙國公諡忠宣子秉德官秘書監丞歷兵工二部  
侍郎出爲安慶路總管秉仁以廕爲中書架閣管勾累  
官工部尙書致仕

謝讓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義有材勇金貞祐間爲義軍千  
戶讓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爲吏補宣慰司令史國兵  
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爲令史調河間等路

都轉運鹽司經歷先是竈戶在軍籍者悉除其名以丁多寡爲額輸鹽其後多顧舊戶代爲煮鹽而顧錢甚薄讓言軍戶旣落籍爲民當與舊竈戶均役旣令代役豈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顧人必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鹽由是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甲乙以均之擢南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刺哈孫荅刺罕可爲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爲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雜問旣欵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

事者臺綱以之益振大德間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爲都事凡御史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決于讓入爲中書省右司都事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饑乞糴鄰郡憲司懼其販鬻爲利閉其糴事聞于朝讓設法立禁閉糴者有罪三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四年授宗正府郎中擢監察御史遷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聖許等屢相讐殺爲邊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宜力競寬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榜招諭以攜其黨湖

廣宣慰使張國紀建言科江南夏稅讓極言其非便遷  
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  
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則漕於湖廣江  
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請以淮鹽三十萬  
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遠運公私便之至大  
元年轉戶部侍郎時京倉主計吏以倉廩多罅漏惟久  
雨米壞請覆糠粃其上因採諸米中以給內外工人及  
宿衛者讓察其奸以藁秸易之奸弊悉除二年拜西臺  
治書侍御史三年拜治書侍御史未上改同僉樞密院  
事尋拜戶部尚書仁宗在東宮以讓先朝舊人召見賜

酒以示眷注四年改刑部尚書仁宗卽位加讓正議大  
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  
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  
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初尚書省柄臣構殺留  
守鄭阿爾思蘭籍其家中外寃之尚書省罷未有直其  
寃者讓明其事以所籍貲產給還之有旨六部事疑不  
決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戶部更定鈔法禮部議  
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  
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  
曰吾署也其寃厚多類此讓上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

律以輔治堂堂聖朝詎可無法以準之使吏任其情民  
罹其毒乎帝嘉納之乃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  
學使爲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六襲二年朝廷  
以吏多滯事責曹按不如程者令下讓曰刑獄非錢穀  
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乃入  
白于宰相曰尚書言是也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違拜  
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未幾拜西臺侍御史命甫下詔罷  
西臺復立就拜侍御史四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六  
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諡憲  
穆子好古奉政大夫覆實司提舉

### 韓若愚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授通惠河道  
所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遷留守司都事尋陞  
經歷出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  
能名槩以所燒鈔爲僞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旣具若愚  
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中提舉諸路  
寶鈔庫擢吏部郎中仁宗卽位故事凡潛邸官吏不次  
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爲令皇慶元年遷內  
臺都事改刑部侍郎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  
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

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輕其刑時叅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爲繼命若愚叅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爲右丞相以憎愛進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已羅織以事帝知其枉不聽拜戶部尚書延祐六年命理河間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復拜叅議中書省事丞相鐵木迭兒復入相以舊憾誣若愚罪欲殺之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至治三年詔雪其寃泰定元年命復其官尋拜刑部尚書遷湖廣省叅知政事未行改詹事丞八月命宣撫江浙復留爲侍御史時左丞相倒刺沙擅威福以事誣侍御史亦

憐珍等下樞密獄無敢言其寃若愚以計奏左丞相倒刺沙爲右大夫其事遂解二年擢浙西廉使未行拜河南省左丞會文宗平內難若愚畫策中機帝嘉之進資政大夫天曆三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諡貞肅

### 趙師魯

趙師魯字希顏霸州文安縣人父趾秘書少監贈禮部尚書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延祐初爲興文署丞五年遷將作院照磨七年辟爲御史臺掾

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  
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奇之及典銓選平允無私人無不  
服擢工部主事遷中書省檢校官咸著能名泰定中拜  
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  
精誠迨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鑿成  
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  
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  
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  
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賜師魯酒一上尊且命  
御史大夫傳旨以嘉忠直是時宰相倒刺沙密專命令

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  
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  
渙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  
報倒刺沙雖剛狠亦服其敢言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  
子請預廕其官而執政者爲之地師魯駁其非事遂止  
遷樞密院都事改本院經歷致和初陞奉政大夫叅議  
樞密院事天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  
特旨趣爲同僉樞密院事師魯固辭不就服除復爲樞  
密判官持節治四川軍馬諭上威德大閱于郊寬簡有  
法士卒懷其恩信未幾遷中順大夫刑部侍郎樞密院



復奏爲其院判官乂之出爲河間路轉運鹽使除害興利法度修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厨傳贈遺之費竈戶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暇日又創已俸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奠士論稱之師魯由從官乂典金穀每鬱鬱不樂疾篤棄官歸京師至元三年九月卒年五十有三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諡文清

劉德溫

劉德溫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大德十一年以年勞授從仕郎內宰司照磨監建興聖宮又調承務

郎掌儀署令未幾陞奉訓大夫內宰司丞奉中旨徵河南民通糧德溫輒平其價令出鈔以償民甚便之復陞朝列大夫延福司丞奉旨代祠嶽瀆比還遷中憲大夫同知大都路都總管府事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溫措置有法民用不擾遷甄用少監陞亞中大夫禮部侍郎復陞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遞相觀望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爲弊者罪之於是糧不踰期而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溫欲考訂典禮集爲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

溫爲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  
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爲害有司  
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  
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前吏莫  
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後竟以  
不道伏誅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楊阿台請于朝  
諡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爲廟以祠之而祠禮猶未  
具也德溫請命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從之著爲式賜  
廟額曰聖清士論韙之至順四年卒年六十九贈正議  
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諡清惠

### 尉遲德誠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爲庫官郡王帶  
孫拔絳州天澤在俘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收瘞之帶  
孫令佩金符授霍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彛仕至潞州  
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詹事院都事  
二年遷家令司丞仁宗以爲謹恪常賜酒帛得侍左右  
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廳事前有粟苗不種而萌偶出  
一莖雙穗衆以爲嘉禾陞家令四年選爲河東山西道  
宣慰司同知擊姦吏寬稅歛上計京師入見帝方食賜  
以餽餘擢工部尚書未拜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延

祐元年遷京畿都漕運使二年拜遼東道肅政廉訪使  
上疏言事其畧曰勞諸王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  
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荒年  
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  
及拯鈔法裁冗官等事未報而卒年五十三

### 秦起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黨人後徙廣平深水縣曾大父  
當金季兵起窾山麓爲洞奉其親以居傍窾大洞匿其  
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  
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起宗生長兵間學書

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  
十七會立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  
兒愛其才遷中臺史是時尚書省專制更張起宗持文  
嚴密無所泄仁宗卽位罷尚書省轉中書史累遷太子  
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  
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  
之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以爲神明文宗初  
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省襄加台拒命未平起宗  
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  
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其後

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跽辨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又劾閩憲卜咱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常流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卷遷都漕運使帝召諭之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治之爾出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凡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卽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諡昭肅子四人鈞銓鐸鏞鈞西臺御史鏞延徽寺經歷銓都省掾鐸蚤卒



